

專賣海芋的高銘衛

一個是渾身充滿鄉土味的莊稼漢，
一個是玉潔冰清來自南非的嬌客。
海芋的高貴纖柔在高銘衛厚實臂膀的呵護下，
雖然對比強烈而顯得有些突兀，
廿多年來，
他們却因竹子湖這塊土地，
結下了不解緣。
在資深攝影家謝春德的鏡頭下，
高銘衛與海芋，
是竹子湖永恒的春天！

中外人士對於海芋的清新高雅、出淤泥不染塵的美感，一向給予極高的評價。在市面上，我們所能見到的海芋僅止於切花部份，鮮少有人將之作為家庭園藝栽培，原因不外乎自然環境的限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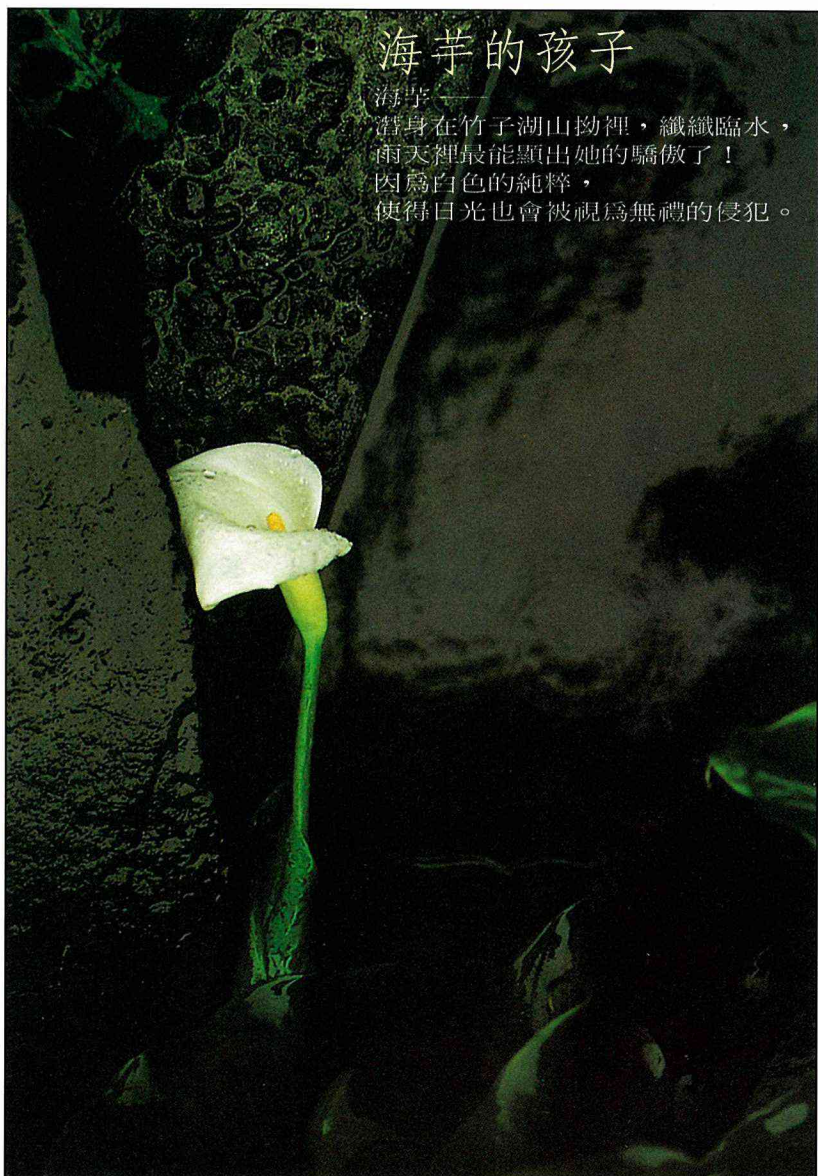
這位來自南非的貴客，除了需要冷涼的氣溫、足夠的空氣濕度之外，還必須在清澈的水流中，才得以生長良好。在如此嚴苛的環境要求下，近年來，國內的海芋生產數量，不僅足以自給，也開始進軍國外市場了！這真讓人訝異：是什麼地方有此絕佳之環境呢？

執著種植海芋 獲得肯定

位於陽明山竹子湖，也就是大屯山和七星山之間，海拔5百多公尺的山谷上，有著一片十多公頃的海芋花田，在這塊土地上，每年所生產的白色種海芋切花即占了全省98%的產量。在18戶海芋花農裡，以高銘衛所種植的面積最廣濶，品質與栽培技術也堪稱第一。

高銘衛是個樸實敦厚的莊稼漢，在初中畢業後，他就選擇了自認是項自由又有前途的行業——種花——作為終生職業。「剛開始，我種的是唐菖蒲，由於這種花需要生長在溫暖的地帶，所以我得隨著季節的更替，從北部一路南下租地。」這種類似「逐水草而居」的種植方式，極不符合經濟效益，於是不久後他又回到故鄉——竹子湖——改種海芋。

「竹子湖的氣候涼爽，濕度高，加上此處的田地會冒出湧泉，水溫冬暖夏涼，所以非常適合



海芋的孩子

海芋——
潛身在竹子湖山坳裡，纖纖臨水，
雨天裡最能顯出她的驕傲了！
因為白色的純粹，
使得日光也會被視為無禮的侵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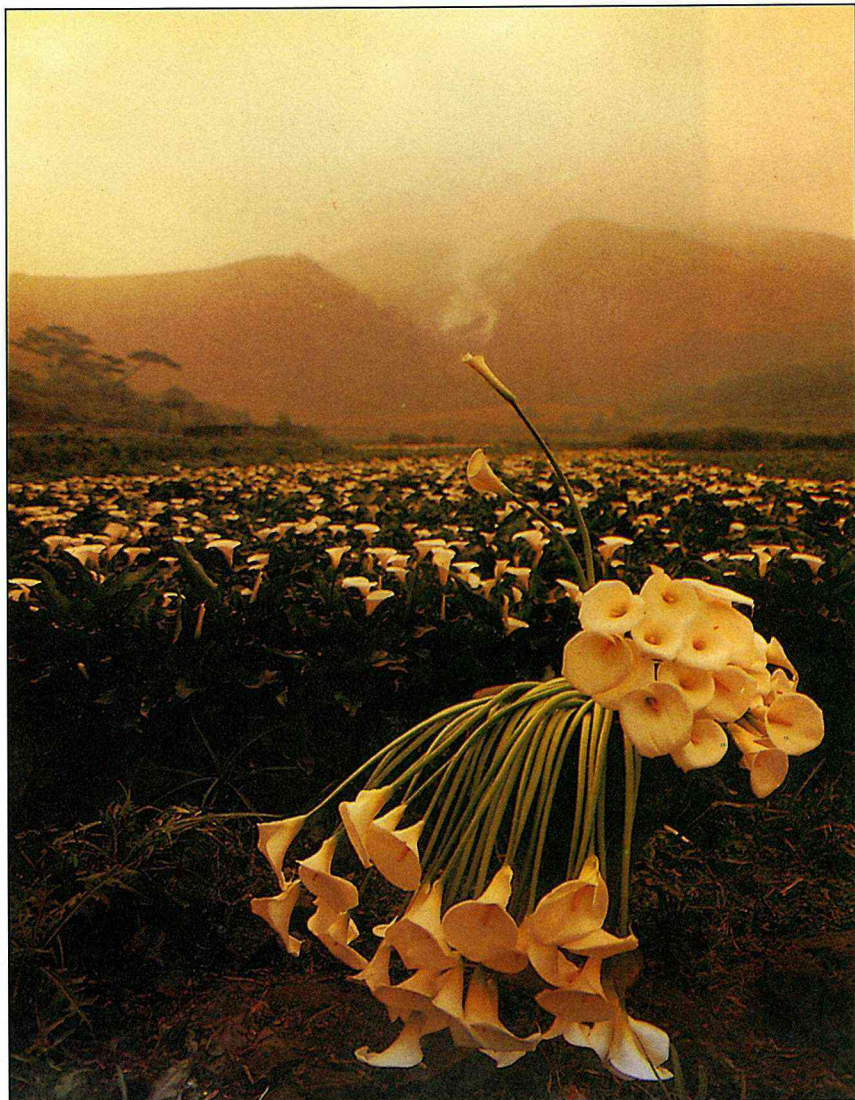
海芋的生長。」高銘衛表示，在1至5月的盛產期，他所生產的海芋切花一天可收穫6~7千支，夏季則2天約產1千支，目前也開始外銷到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區。

在海芋的栽培上，高銘衛完全是靠自己去做實驗摸索的，「原先我把海芋種在旱地，每到球根休眠期，也一一將球根挖出儲藏，後來發現，部份種在水田的海芋，反而長得更好；球根不挖出來，仍舊能正常生長。」經過20多年的種植歷程，竹子湖的海芋已露出耀眼的光芒。在天時、地利的自然條件配合下，高銘衛尚且自行研究海芋的栽培，除了將原有的進口品種加以改良，使花數增多，花形更為良好之外，他還利用疏除母株或子株會產生的不同作用來調節產期，因此，竹子湖的海芋得以終年生產，品質與數量也居全省之冠。這項利人利己的成果，讓高銘衛在79年被遴選為十大傑出農村青年。

自然與開發之間 取得平衡

筆者隨著高銘衛夫婦步向通往海芋花田的山林小徑，一路上，蟲鳥鳴叫和泥土的芳香不絕於耳鼻之間，教人身心為之舒暢。在享受森林浴之後，高太太手指著前方說：「那隻白鷺鷥停留的地方，就是我們的海芋田！」高銘衛表示：「我種海芋完全不需要施用農藥，在夏天，偶有金龜子幼蟲，也只要用手抓除即可，所以水田裏魚蝦很豐富，還有早見的田螺哦！」

在如此清淨的「青境」中生活，在我們看來，高氏夫婦如同天天度假一般，不過，對他們而



言，可就不一定了！高銘衛低下頭喝了口湧泉水說道：「海芋花開時，就必須立即採收，在盛產期，面對一天近7千支的採收工作，就顯得十分吃力，常常連吃飯都沒時間！」

高銘衛的海芋專賣店設在濱江花市，現在由於竹子湖的海芋名氣十分響亮，所以價格與銷路相當穩定，不過，高銘衛也曾經遭逢過一天中連一把花也沒賣出去的窘境；「濱江花市成立的宗旨之一是想幫助花農擴展經銷管道，不料，主辦單位卻未能一本初衷！」高銘衛告訴我們，濱江

活下去——
就像祖先們留下的習慣。

花市是為因應酒泉街花市的規模不敷使用而興建的，但在成立之初，這些花商卻不願遷入。在58位花農辦好所有證件，準備進駐濱江花市時，花商們卻聯合尋求立委的幫助，與當時的高層首長單方面協談，之後，所有的花農便被摒拒於花市大門之外。近2個月之後，花農到市議會陳情，花市才分出10個攤位給花農，而且都位於最偏僻或堆貨處，「每

起霧了！
山松紛紛從雲中窺探，
這是靜候生命初長儀式的時刻。



水田裡，
母親把嬰兒高高地舉向天空，
手臂昂挺莖立。
凝態中，初始的生命淨白得張狂，
在風中迎著一來自南非沼澤
原始的招喚。

個人只能分到半個攤位，約1.5坪大，在盛產期，連花都堆放無處，更遑論要行走其中做生意了！」現在，在種種因素之下，原有的10個攤位已被裁減而只剩下3個攤位。

高銘衛期望今後的公有批發花市，能給予花農合理的攤位數

及應有的權利，好讓他們有生存的空間。他並表示，若是花卉也能比照蔬果，成立直銷市場或共同產銷班，不但能增加花農的收益，消費大眾也能買到新鮮又便宜的花，對提昇花卉產業，必有正面的影響。 ◆